ISSN: 1990-9020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田野考察筆記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活動消息

85 第85期
2016年10月15日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八十五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3588939　　　傳真：(852) 31758145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香港回民口述史（二）——周澤雄先生訪談錄*

馬健雄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就我所瞭解的，中華回教博愛社當初買地的時候，是以個人名義購買的，後來有位律師指點，根據公司註冊法，這是用「信託人」身份購買的地產，需要用公司的名義進行登記，所以後來花了不少功夫才能夠將中華回教博愛社登記註冊為有限公司。博愛社後來又經過三次重建，才慢慢變成了今天的樣子，很不容易。我們常常去博愛社，在哪裡打乒乓球、聽經，回民各家各戶「開經」、齋月開齋都是去博愛社，也去那裡做禮拜。

總的來說，香港回民人口大約在三萬人左右，如果加上流動人口則可能達到四至五萬之間，但是沒有具體的統計，如果將印度、巴基斯坦裔的穆斯林和印尼、馬來西亞籍家庭傭工人數也算進去，就有十多萬人了。

我的岳父脫維英先生是香港回民的一位重要人物。岳母是鮑紹容，她的弟弟是鮑伯濤先生。脫家、鮑家都是從廣州遷居香港的。在香港回民中，脫家算是比較大的家族姓氏，其他重要的姓氏還有哈、馬、羽、薩、楊等等，姓保的也有，但不算大姓了。沙和穆等姓氏就是北方或其他地方來的。脫維英在家裡排行第四。弟弟為脫維樂。還有一個弟弟，其子為脫志賢、脫志明。脫維英的妹妹嫁給楊家，她的侄子是香港中文大學楊汝萬教授，也是香港回民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在脫家的三代人中，脫志賢曾任中華回教博愛社的主席。脫維英是回民中的一個人物，在三十年代以來，他為香港回民做了兩個貢獻：第一，他開辦了一所名叫「美的」的油漆鋪，在「二戰」前雇傭了不少回民夥計。鋪子在糖街口今天的商務印書館那個位置；第二，脫維英同時又在電車公司做油漆的工作，他是該公司油漆部的第一號人物，特別是戰後的一段時間很有影響力。那時他是個回教中的小領袖、有聲望，北方來的、內地其他地方過來的回民都跟他熟悉。那時灣仔的回民大體上從事兩類職業，一類是電車公司和電燈公司的職工，另一類是自己做生意的。那時電車公司和電燈公司在北角皆有宿舍，位置即今天的健威大廈，原來是一幢五層高的樓房。脫維英開「美的」油漆鋪是跟馬景成（即伊斯蘭中心馬逢偉先生的父親）合作的，馬達五阿訇也曾幫過他們。那時在電車公司還有一位楊兆和先生，是楊義護先生的父親，與脫維英又是表親，兩人是老表。那時候脫維英一家三兄弟都與電車公司有關，又是「美的」的老闆，在 1946 至 1950 年期間擔任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那時回民中也有左、右兩派之分，但是博愛社就左右派別的人都來，沒怎麼分的。我結婚之後工作很忙，先後做督學和小學校長，最初沒有太多參與回民社團的活動，但是我岳父就因為參與工人工會的事，與電車公司有矛盾，最後向公司辭職，將主要精力都放在博愛社、清真寺的事務上。那時電車公司的工人組織很激進。回民的左派組織是「回協」。白鶴修先生是香港回教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在電車公司做過一段時間的工人工作，他的女兒從廣州下來，嫁給保家，大家都叫她「保太」。過去是經營油漆行的，後來參與興辦伊斯蘭英文中學，在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的位置，學校現在叫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過去的習慣，凡內地各省和廣東來到香港的，都叫做「旅居香港」。我當時以為來香港就住兩三年，沒想到一生都以香港為家了。我在 1932 年出生，1935 年跟家人去汕頭住過幾年，1939 年「抗戰」時期我們也在澳門住過，往來於澳門和廣州之間。1941 年父親就帶我們一家去湖北漢水附近的老河口逃避戰亂，直到「抗戰」結束，我們家才一路從襄樊到了漢口，又轉到南京，在上海住了兩個多月之後才來到香港，那時已經是 1946 年。到了香港之後，我在同濟中學上學，認識了我太太。

我是在 1948 年唸初中三年級時認識了我太太的，她很喜歡演戲、化妝。本來回民是不能演戲的，脫維英雖然不喜歡，但是從沒阻止過她。早期，脫維英夫婦結婚後無子女。由於大家都是回民的緣故，他與馬達五阿訇非常要好。馬達五有個姐姐嫁給了湖南叫王大海的阿訇，他們這一家當時很窮，養了很多小孩。馬達五在他姐姐懷孕時就跟姐姐商量，這個孩子出生後，要是個男孩，就過繼給脫維英為子。結果生了一個女兒，脫維英雖然想要一個兒子，不過也不反悔，就撫養她長大，而且非常寵愛這個女兒，即我太太脫慧貞，後來她做播音員，將名字改名為艾雯。脫維英愛女兒到什麼程度？我們結婚後搬到現在龍風台的政府宿舍來住，有一次兩老來看女兒，那時沒有電話，他們到了樓下我去接他們。聽說女兒不在、只有孫女們在家，兩位老人把帶來的炒粉麵交給我就走了，都不願上樓看看孫女，只想見到女兒。我結婚後脫維英看到我很乖，也教我禮拜。結婚後我隨教、謹守「五功」，起先是我們的舅父馬達五阿訇教我做禮拜，教我學習穆斯林的生活，他跟我講，很多人娶了回民的老婆就走了，不是真的信教，他希望我是真誠的。當然，我入教以後是非常虔誠的，可是奇怪的是，我們結婚之後，馬達五就一下子不再同我們往來了。馬達五阿訇是位中醫，在回民中是個非常重要的人，也很有聲望。從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回民中的阿訇就是張廣義、馬達五兩位。晚年後，馬達五阿訇跟南亞裔穆斯林往來更多一些，後來伊斯蘭聯會將愛群道清真寺樓上的圖書館命名為馬達五圖書館。那時清真寺跟現在還不大一樣，馬達五阿訇在清真寺講經，白天和夜晚都有，我們夫妻兩人夜晚常去聽講經，他也是非常疼愛我太太。馬達五的姐姐有個女兒叫王涵雅，1948 年前後還做過廣州市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她的丈夫也是入教的，是位姓張的法官，結婚時我太太還去廣州參加過婚禮。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香港，人皆知道「麗的呼聲」電臺，我太太艾雯就是「麗的呼聲」的播音員，也就是那時的電臺主持人。她開創了將廣播戲劇化的播音方法，在播音中注重講故事要戲劇化。她是香港廣播歷史上很有名的一位電臺主持人，同時她也從事編劇和電影電視的製作，許多廣播劇後來皆被改編為電影。那時我自己也做過一段時期的兼職播音員（即冷魂）。我常常寫文章，寫過我太太的小傳。我是一個入教的回教徒，在那個時代，像我這樣入教的回民並不多見。結婚以前我就入教了。我們有三個女兒，後來皆畢業於香港大學，大女兒周蕾原來唸比較文學的，她工作中的一位上司就是曾蔭權，她原來在香港政府做政務主任，後來去美國唸書，在北卡萊羅那大學做教授；二女兒周蓓也在政府做過「中文主任」，曾參與中英談判，後來寫過一本書《趁我仲記得》，記錄她參與中英談判的經歷；三女兒周恩，做建築師。

脫維英之前的生活起初我不太清楚，不過自從我做了他的女婿後慢慢的也知道了一些。1930 年代他開油漆鋪時也在電車公司工作。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眼見糧食不夠，就驅趕、遣散香港居民回鄉。起初回民大多還是留在香港的，大約到 1943 年後，也就是我們家去湖北老河口逃難那段時間，特別是 1944 年和 1945 年的年頭，我們叫「湘桂大撤退」的時期，日本人發動了最後一擊，要打通桂林、南寧一線，攻貴陽、由貴陽進攻重慶。那時脫維英和很多香港回民也都往廣西、貴州方向逃難，因為廣西有很多回族。據我的瞭解，當年他們逃難時一起去桂林的，還有脫志賢、脫志明和脫維英跟鮑紹容他們一家及親戚們，大概馬達五也一起走過。那時真是兵荒馬亂，走難時有很多淒涼故事，不過最危險的一次是我太太在路上與家人失散了，好在每一個地方都有清真寺、有回民，路上失散以後，大家就到沿路的清真寺去打探消息，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到清真寺匯合，我們說「去廟裡」，去廟裡就知道情況了。在戰亂的時候，清真寺就是回民傳遞消息、尋找親人的地方。

就上一代人來說，回民唸書不多，那時教育條件差，脫維英三兄弟都是小學程度。到了下一代，脫志明、脫志賢、脫志成等都到了中學程度。所以，老一代人對於興辦教育、特別是回民的教育非常熱心，不遺餘力。港英政府時代，特別是 1950 年代以來，香港的學校制度是將中學和小學分為官校、津貼學校、補助學校和私立學校四類。官校的經費全部由政府出錢，津貼學校需要採用政府學校的統一課程，也有政府補助經費。著名的學校例如

皇仁書院就是官校，而珠海、樹仁、佛教的能仁書院，就是私立學校，私立學校也有小學、中學、大學。「官」、「津」、「補」、「私」，都辦有夜校，但官校的夜校就不多。其中，官校、津校是政府控制的，補校多數是教會主辦、由政府一次性撥款補貼，這樣教會就可以獨立辦學，算是自主學校。我自己是在官校畢業後在官校教書的，入了官校就是英國人眼裡的「乖人」了，後來我在小學、中學、夜校都教過書，做過兩年的督學，有一段時間是在考試局工作。夜校就是成人夜校，我教過兩種夜校：一種是跟隨中學畢業考試安排教學的、另一種是只學習英文的。所以，我的主要經歷就是教書、做督學、做校長，同時還在夜校教書兼職，也參與考試改卷。每年端午節前後都在忙著考試、改卷。我工作了 60 年，始終在教育界做事，那時兼職算是義務的，但須要得到官方批准的，去澳門須要事先申請的。既然教會辦中學有自主權，政府又津貼辦學，加上升讀大學等等都要英文成績，就有不少英文私立中學陸續辦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那時負責博愛社的脫維善先生很有眼光，考慮找地方辦一所伊斯蘭的中學。本來博愛社一直辦有學習《古蘭經》、識字課之類的簡易學習班，還不能算是一間有規模的學校，所以我岳父和其他回民都非常支持辦學。這樣，1968 年脫維善先生開始申請官地來開辦「非牟利學校」，即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主辦的伊斯蘭英文中學，脫維英作為承建商參與了學校的建設，1970 年初學校建成開幕了。從那時起，脫維善先生經營管理這間學校十幾年，校長是歐陽英昌先生，起初還有一位短期出任過校長的李思義先生，是退休的教育官員。私立學校重要是要能賺到錢，所以收的學生就比較龐雜，不完全是回民。到了 1983 至 1984 年，政府跟學校商議，詢問中華回教博愛社是否願意將所辦的私立英文中學轉為「津貼中學」。脫維善先生起初不是很願意，因為轉為「津貼中學」以後，不但學校收入可能下降，政府也會委派一些老師到學校來。不過後來大家還是同意轉為津貼中學。轉為津貼中學以後，才逐漸發展成一間很有規模的中學，但是由於校舍簡陋，到 1997 年 9 月，學校又遷入現在位於柴灣的「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新校址，這是一個標準型的校舍。除了這間中學之外，香港還有兩間回民辦的伊斯蘭小學。當初脫維善先生等老一輩回民還有一個夢想，是辦一所像樹仁大學那樣的伊斯蘭大學。從七十年代開始，我和羽智雲先生和其他年輕的回民兄弟姐妹們一起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其中有很多人參與，我們一直在支持脫維善先生把伊斯蘭中學建立起來，服務香港回民和其他穆斯林。

* 馬健雄訪談並記錄整理，主要訪談時間及地點：2015年10月10日在伊斯蘭中心辦公室；2015年10月17日在周先生住宅。



圖片一、回教婚禮（婚禮儀式在周先生家裡舉行。新人前的兩位主禮阿訇戴黑帽者為張廣義教長，帶白帽者為馬達五教長，張廣義阿訇右側戴眼鏡、黑帽者為馬壽臣先生。在1972年前，由阿訇簽署的結婚證在香港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照片攝於1956年4月1日。）

重生的儀式
——對天津峰山藥王廟廟會的個案考察*

劉慧怡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

峰山藥王廟及其廟會，曾是清代及民國時期天津信仰世界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廟會的重要性曾經僅次於天后宮皇會。峰山藥王廟坐落於天津市西青區大寺鎮王村，主要供奉孫思邈[1]，原是王村的村產，始建年代不詳，曾多次重建，在 1951 年至 1957 年間陸續被拆除，1991 年王村人重築廟台，並於 1992 年恢復了傳統廟會。

雖然藥王廟在完成重建後，廟會與「藥王出巡」的儀式即被復原，但隨著廟宇被交給天津佛教協會管理後，整個儀式不斷被改造，與之前的大相逕庭。2005 年，廟宇移交天津市佛教協會管理，廟宇的名字也由「峰山藥王廟」被改為「藥王古寺」，「峰山」二字成為了可有可無的前綴。[2] 在現代漢語的解釋中，「寺」與「廟」從詞源上，存在一些顯著的區別，「寺」更多傾向於指佛教場所，而廟則與民間信仰相關。[3] 廟名的更換標誌著峰山廟[4] 的轉型，開啟了一段與之前的傳統截然不同的歷史。

現今除了一些地方文人的簡單記述外，學界缺乏對峰山廟及其廟會的個案分析，本文側重考察該廟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舉行廟會的情況，至於其廟宇歷史、傳說及廟內碑刻另有專文討論。

一、清代及民國文本中的廟宇與廟會

關於峰山廟的記載，散見於清末民初的各類地方志及史料筆記之中。道光年間的《津門保甲圖說》已出現該廟宇的事蹟，[5] 同治九年至光緒四、五年的《天津事蹟紀實聞見錄》記載：「四月廟會：南門外廟宇：峰山藥王廟。」[6] 初刻於光緒十年（1884）的《津門雜記》記有「藥王誕辰，自四月二十日起各廟賽會……其香火最盛者，則距城三十餘里之峰山。」[7]「峰山廟，在城南三十里，俗稱峰窩。供奉藥王，頗著靈爽，相傳聖誕係四月二十八日，廟門於二十一日預啟，至二十八日始閉」[8]，在初刻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津門紀略》中，峰山藥王廟的藥王誕辰又一次得到了強調。[9]

19 世紀 20 年代，相聲名家張壽臣創作了相聲《地理圖》，其中也特別提到了此廟，可見當時這座寺廟在天津人心目中已成為了一座地標。民國二十六年天津淪陷，但峰山廟的興盛還在延續。1930 年代文人戴愚庵在《益世報》上開設專欄〈沽水舊聞〉，其中這樣描述此廟：

> 城南二十餘里，有廟曰「峰窩」。其中所供之神為孫思邈，俗稱藥王爺者是。他廟之藥王像均白臉，唯此廟則金臉。廟場之期，共為半個月，計由夏曆四月十五起，至月底止。其他各廟會場，亦無此延長者。所以延長原因，蓋以廟地不大，善男信女過多，故前十日則為津城廂內外居民降香期，各不相擾，例行已久。三十年前，民眾逢此廟場，舉津若狂，勞民傷財，甘之如飴……。[10]

民國三十一年（1942），時任天津縣縣長王景山與青幫頭目袁文會主導重修廟宇，峰山廟的香火一時達到極盛。即使在 1952 年因為「破四舊」，廟宇被陸續拆除，但其靈驗名聲仍久久不去，在 1956 年、1957 年、1979 年、1990 年至 1994 年不斷有信眾到峰山廟的遺址上尋求神水仙藥，甚至是一切他們認為能沾上峰山廟靈氣的物品。[11]

二、被移交的廟宇

在現今王村的區域內，隨著「農民上樓」政策的實施，王村像其他村子一樣拆除舊村，發展商品

房。隨著村子的發展，峰山廟的命運也隨之改變。2005 年王村將藥王廟移交天津市佛教協會管理，其變更廟產時的協議書內容如下：

> 為落實國務院 426 號關於《宗教事務條例》規定，經村兩委班子研究擬將「峰山藥王廟」轉為宗教產，歸屬天津市「佛教協會」統一管理：
>
> 1. 佛教協會接管藥王廟，並負責辦理宗教活動場所登記手續。
> 2. 峰山藥王廟每年將全部收入 60% 交付給王村村委會，佛協自留收入 40%，一直持續 30 年，待還清王村村委會修復寺院 4,500 萬元後，藥王廟地上建築歸市佛協，藥王廟佔地所有權仍屬王村所有。
> 3. 王村和佛教協會同意隆輝法師出任峰山藥王廟第一任住持。
> 4. 市佛協對藥王廟擁有所佔用土地 30 年使用權，30 年後市佛協向王村村委會每年交納土地使用費。佛教協會自 2005 年下半年接管藥王廟後，按國家宗教事務條例進行管理。
>
> 同時經市、區政府有關部門批准，正式進行寺院擴建。藥王廟二期擴建工程資金來源主要是藥王廟自籌化緣籌集，整體擴建費用 2,700 萬元。[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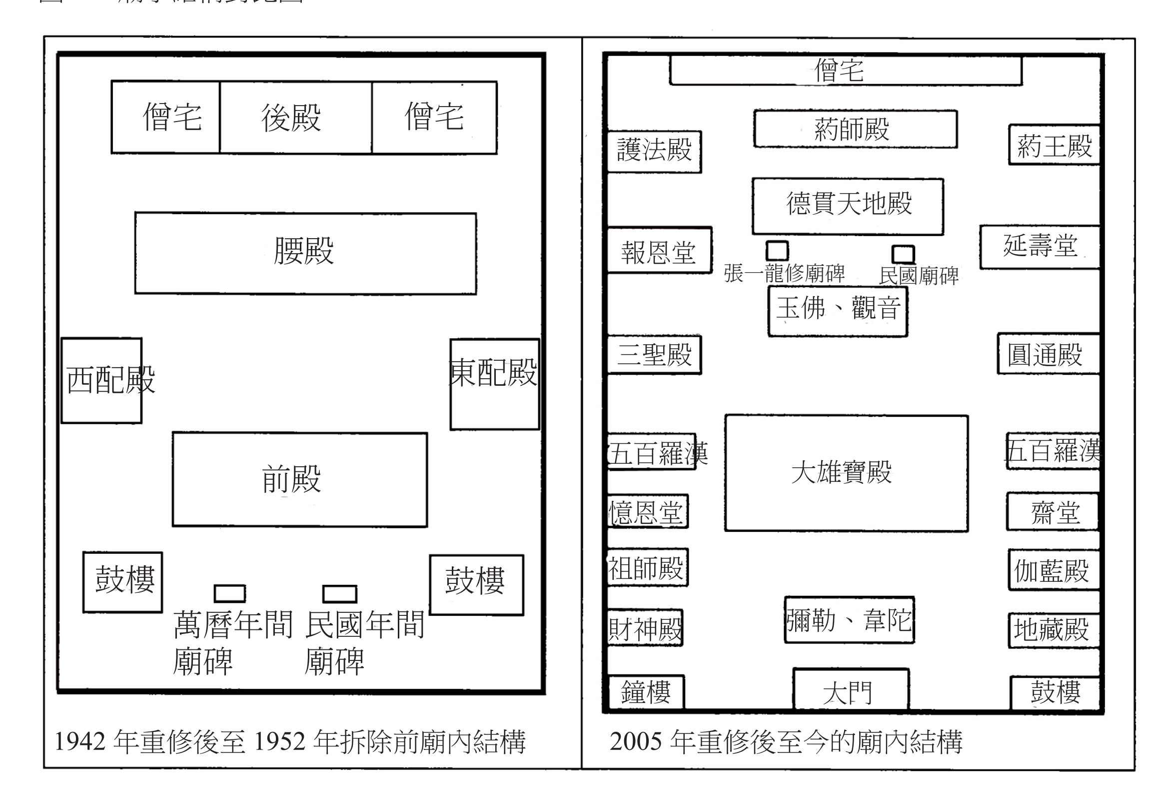
協議中對金錢的精確規定似乎與佛門清靜之地的形象相左，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研究中國古代佛教時就指出，中國佛教運動一開始就以消耗互大的物力人力為特點，這種局面一值持續了三個多世紀：「當時有一支人數龐大的出家人隊伍和無休止的建築工程，它們消耗了非常多的金屬、木料和布匹。」[13] 被移交之後的藥王廟再次經歷了一次重建，僧人們試圖根據自己的信仰將這座曾經充斥著濃厚民間信仰色彩的村廟改造為傳統的佛教寺院，引入諸多的佛教元素，但他們又不願放棄峰山廟原有的名聲，故又刻意去貼合峰山廟的一系列傳統。這遭到村中老人的強烈反對：

> 廟是我們村兒出錢修的，都開發好了以後他們來了撿現成的……他們來了以後把後院的神像都推倒了，砸爛了，我們當然不幹了，嚇唬他們，又塑了一次，又弄壞了，我們就找他們去了，嚇唬和尚們，嚇壞了，這次不敢了，恭恭敬敬地請我們去監督，跑到薊縣去盯著，就是你說的為了還原。後院大殿測地基的時候也是我們去的，讓我們拆過廟的人給量量，為了復原。但測得時候我們想，憑甚麼讓這幫和尚享受，拉線兒的時候就偷著斜了幾度，眼看不出來。[14]

雖然村民努力做出種種抗爭，僧人還是給廟宇帶來了村民無法阻止的巨大影響，他們竭力將原有的藥王孫思邈的痕跡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佛教概念的「藥王」，如藥師如來、藥師佛；[15] 原「護法殿」中供奉的，是在華北農村中常見的胡、黃、白、柳、灰——「五大仙」，但現在僧人們雖然保留了原來的塑像，卻為這些「野仙」加上了名字：胡元君、黃婉君、白雲光、黃仁義、胡靈光、柳雲海、暉中遠、胡道明、柳春風，並為他們編纂了靈驗的神蹟，附會他們都是歷代名醫，供信眾膜拜。[16]

重建後峰山廟的門票價格不斷上漲，雖然售票的居士聲稱，在法會期間可以免票，但以我的經驗，這種聲明是無效的，因為只有在廟會的最後一天，藥王出巡的這一段時間內，信眾才可以免票進院。大雄寶殿外設有一排桌子，上面擺放著筆墨和緣簿讓香客登記捐贈；禁止香客自攜香燭進廟，香火必須從法物流通處購買。香客可以在齋堂內用餐，費用為 10 元，但用餐的人寥寥無幾。[17] 每一尊佛像前均設有功德箱，同時廟內院牆壁兩側排列著數十塊黑色石碑，上面記錄著在廟宇再次重修期間，為廟宇捐款的善信姓名，雖然這些石碑並沒有記錄捐款人的住址、籍貫，但村民指出碑上所出現的絕大多數名字並非王村或附近居民，而是外來者——他們與社區無關，純粹是為了信仰來到這裡。在我看來，寺廟最大的收入應當是專項緣——按

圖一、廟宇結構對比圖[18]



1942 年重修後至 1952 年拆除前廟內結構　　2005 年重修後至今的廟內結構

照廟內 X 居士的解釋，就是寺廟有為某種特定的項目而籌款的，通常是為了修殿或修做塑像，通過這種方式籌得款項後，捐資者的名字會被刻寫在該項目之上。現在峰山廟中到處可見這種專項緣的痕跡，廟內的匾額、香爐、石碑、佛像、傢俱邊均刻有人名——廟內的設施幾乎都是善信捐贈。供奉各殿的價格從 30,000 元到 100,000 元不等，香客們還可以在「報恩堂」中為已逝去的親人捐獻一個牌位，此項價格在 2015 年時為 3,000 元，但 2016 年已經漲為 5,000 元。「憶恩堂」中則直接將王村前大隊書記于某供奉起來，因為他是主持重修峰山藥王廟的人，僧人和居士認為他主持修廟有大功德，堂內設有他的照片、貢品及歌頌他的文字。路過「憶恩堂」的信眾皆會對他上香、叩拜——他們並不知道供奉的是誰，他們認為上香拜神是進廟後的任務，至於對像是誰並不重要，「反正都是供奉在廟裏的。」[19]

三、廟會：再生的儀式

峰山藥王廟每年於農曆四月二十日前後舉行廟會，廟會持續約一周左右，農曆四月二十八日是傳說中孫思邈的生日，在這一天峰山藥王廟依傳統舉辦「藥王出巡」的儀式。在民國時期這項廟會儀式並非每年舉行，[20]在 1990 年代廟宇重建後，王村逐漸將其變為在每年固定日子舉行的活動，並且基本保留了最初的儀式形式——在四月二十八這一天的清晨參拜神像，把神像抬出廟宇繞村走一圈，在途中稍作停留，供信眾參拜，這個過程被稱作「藥王散福」。

在廟會期間，廟宇旁的大道上擠滿了來參加廟會的商販，他們告訴我，只要向寺廟繳交管理費，就可以獲得在廟會期間擺攤的權利，但售賣的內容並沒有約束。依考察所見，攤販的商業內容多為餐飲、算命、乞討或售賣特產。佛教協會接管廟宇後，試圖將廟會與佛教法會融為一體，在廟會期間，晝夜舉行水陸大法會，但進廟的人更多的仍是為拜祭藥王而來，只拜藥王。[21]

藥王廟內共有三個藥王塑像，一個在財神殿，出巡時坐於轎中，平時則被丟棄在廟宇的角落內，只有出巡時才會忽然身價倍增的被抬出來；一個在德貫天地殿，為主要的藥王像；一個於藥王殿內。早年只有兩具神像，分別為「出巡的藥王」與「坐診的藥王」[22]，但如今已無這種區別。大部份人進廟後都在尋找「藥王摸手」——即德貫天地殿的藥

王，據說早年藥王神像全身的關節皆能活動，香客摸完藥王的手，再撫摸自身患病的地方，就能得到藥王的靈氣，從而百病不生。按照傳統還可以向藥王身前的葫蘆求藥，但如今已不可能，因為葫蘆裏滿是信眾塞進去的金錢。

與之前不同的是，2015 年的廟會引入了全新的形式。2015 年峰山藥王廟的主持隆輝和尚兼任北塘娘娘宮[23]的主持，於是在藥王出巡時加入了天后的寶攆。6 月 14 日（農曆四月二十八日）早上 8 時左右，人們將放在財神殿內的藥王轎攆抬出，在廟內將轎攆組裝好。[24]與此同時，在大雄寶殿內僧人帶領一批居士唸經。[25]廟外放置了天后寶攆，是一個花車。負責看護的居士告訴我，它是北塘娘娘廟的模型，因為隆輝和尚兼任北塘娘娘宮的住持，所以天后的寶攆也被拉過來一起出巡以壯陣仗，等到日後天后誕的廟會，藥王也會過去助威，「我們現在算是聯合組織了吧，一起活動」；但也有居士表示「北塘的娘娘和這邊的藥王是親戚，趕來恭祝他的生日，過完以後天后就把藥王接到北塘住著，等夏天結束再送回來，北塘不是涼快嗎。」[26]9 時左右，藥王的轎子被抬出來，此時有許多來自附近村莊的老年婦女上前叩拜，先前在大雄寶殿唸經的僧人和居士隨之而出，圍繞著兩副轎攆唸經，約在 10 時左右，轎攆開始啟程。由高蹺花會開路，天后寶攆在前，藥王轎攆於後，接著是數隊表演者。

巡遊隊伍基本上是沿著舊時王村村子的週邊前進。以前的路線更長、走的更遠，更特意經過有錢人家，並特地在其家門口停留，大聲喊「藥王賜福」，這戶人家需要出來拜謝，掏錢敬奉藥王，如今已沒有這番規定。一路上藥王的轎子不時停下來，一方面是由於抬轎的多為老人，不能長時間負擔沉重的轎攆，更重要的是為了滿足狂熱的參拜者的要求——他們不時會攔轎，在藥王出巡的路上參拜藥王，參拜神靈的同時，不可缺少的是向藥王進獻錢財。有村民提醒我，今年在巡遊過程中停留時間最長的地點，是今年廟會負責人的母親家門口，「在那演一場，就為了給老太太看的。」[27]

巡遊約維時一個多小時，隊伍最後回到廟內，轎攆中的藥王就完成了他一年中最重要的任務，之後被放回到財神殿。但狂歡仍在繼續，各地來的表演者繼續在廟內進行表演，僧人也繼續籌備在晚間舉行的水陸法會的最後的儀式，因為是藥王的生日，所以廟內要「施壽麵」。此外，其他的熱鬧慶典皆與孫思邈無關了。

廟會中的居士彼時告訴我，2015 年的廟會將會成為一個全新的創舉，藥王出巡的新形式將從此被確定，天后也將加入其中，這可能會成為一項新的民俗。

然而當我於 2016 年再次參加儀式時，發現事

表一、2015 年與 2016 年廟會對比

	2015年	2016年
儀駕	藥王；天后	藥王
參會組織	1. 王穩莊鎮建新村秧歌隊	1. 大寺村夕陽紅秧歌隊
	2. 勝利村同善高蹺會	2. 小孫莊娛樂高蹺會
	3. 大寺村夕陽紅秧歌隊、歌舞隊	3. 掛甲寺慶音法鼓鑾駕老會
	4. 某軍樂會（演奏大悲咒）	4. 大寺村夕陽紅秧歌隊、歌舞隊
參與「水陸法會」價格[28]	總會首：無標價（一席）	總會首：30萬（一位）
	會首：　無標價（五席）	會首：　10萬（一位）
	副會首：無標價（30席）	副會首：3萬（四位）
	功德主：無標價（30席）	功德主：1萬（若干位）
	上堂大齋：10,000元	大功德壇主：5,000元（10位）
	焰口每堂：5,000元	上堂大齋：10,000元
	齋天：　　5,000元	如意齋：　3,000元
	如意齋：　3,000元	瑜伽燄口：5,000元
	往生排位：200元	齋天：　　5,000元
		普佛：　　3,000元
		往生牌位：200元
		送生牌位：200元

實並不像那位居士所說的那樣，天后的寶輦並沒有再次出現在儀式中，2016 年的儀式在 6 月 3 日（農曆四月二十八日）舉行，工作人員仍是早上八、九時抬出藥王轎輦，僧人在大雄寶殿內唸經，但又有幾項細節被強化，例如捐款參加法會的善信身穿特製的黑紗衣，這件黑紗衣是他們「尊貴」身份的標誌——當藥王轎輦被抬出後，只有穿黑紗衣的人才可以跪在藥王的正前方祈禱，其他人跪拜就會被保安人員驅逐，只有等待所有「黑紗衣」完成儀式後，其他人才可以膜拜，但留給普通善信的時間是很短暫的。與 2015 年相比，有更多的僧人加入出巡隊伍裏，他們手持「南無阿彌陀佛」、「迴避」、「肅靜」字樣的牌子和宮燈跟隨。

我僅將 2015 年的廟會儀式與 2016 年的列表比較，從中可以看出兩年的儀式，無論是出巡路線，還是參與的花會組織，皆不相同，可見重生後的峰山廟會還沒有形成定制，可以看出唯一的趨勢，是這項活動會與佛教越來越接近。

四、餘論

雖然峰山廟的儀式還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形式，但它蘊含的巨大能量已經顯現，除了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外，[29] 它更提供了一個讓普通人，特別是附近居民與廟宇互動的場合。在訪談中，我發現村民對僧侶與廟宇的現狀十分不滿，頗有怨言；[30] 僧人也對村民態度冷淡。但這項由僧人所主導的儀式仍是重要的公共活動，在這兩年的廟會中，我皆遇到了大批前來參加出巡的王村村民，甚至執行給藥王抬輦、奏樂任務的老人，他們皆曾經在廟宇被移交之前就執行這項任務，雖然他們向我解釋，廟會是村委會和寺廟聯合舉辦的，他們是為村委會出力的，但毫無疑問，廟會與儀式形成了一個樞紐，將平日幾乎毫無交流的兩個群體短暫地聯合在一起。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重生後的峰山廟幾乎切斷了與民間宗教的所有聯繫，王村附近迄今仍存在著大量的民間教門，在廟宇被移交之前，這些教門會曾積極參與到廟會之中，但僧人到來後，將一切其他宗教團體都攔在寺門外。太上門的現任佛頭告訴我，他對現狀很是傷感的，以往廟會期間，各教門，例如太上門、如意門，甚至其他廟宇的道士，也可以進入廟中，依照各自的方式為藥王祝壽，但現在他們只能在寺門外唱一唱《藥王讚》。[31] 重生為「正規」的佛教寺廟，對峰山廟來說究竟是好是壞？更多的上年紀的村民持悲觀的態度，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這似乎是一場佛教對民間宗教的「社會主義改造」，峰山廟正在離自己過去的傳統越來越遠，走向一個充滿變化的未來。

註釋

* 本文是筆者 2016 年天津師範大學本科畢業論文的一部份，從田野考察到撰寫修改，無不凝聚著羅艷春老師的心血，在此僅致謝忱。

1 李世瑜先生說 1940 年他遊覽此地時聽聞此廟供奉華佗，此說法應為當時謬傳，見李世瑜，〈父老傳聞中的古人蹤跡〉，收入李世瑜，《社會歷史學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 696。

2 參見藥王古寺的網站：http://www.yaowangsi.org.cn/news/。

3 參見駱建建，《歸來之神—— 一個鄉村寺廟重建的民族志考察》（上海大學博士未刊論文，2007），現代漢語對寺的解釋為：古代官署名、佛教出家人居住的地方；對廟的解釋為：供奉祖先的房屋、供奉神佛或歷史上有名人物的地方、王宮的前殿，泛指朝廷。在 2013 年至 2015 年的田野調查中，我發現無論是廟內的居士、和尚還是外來的香客，他們普遍並沒有「寺」與「廟」的區別。

4 下文我仍以其原名峰山藥王廟稱呼這座廟宇，或簡稱「峰山廟」。

5 道光《津門保甲圖說》，收入來新夏、郭鳳歧主編，《天津通志 • 舊志點校卷（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

6 佚名撰，羅澍偉點校，《天津事蹟紀實聞見錄》，收入來新夏主編，《天津風土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頁 21。

7 張燾撰，丁緜孫、王黎雅點校，《津門雜記》，收入來新夏主編，《天津風土叢書》，頁 81。

8. 張燾撰，丁緜孫、王黎雅點校，《津門雜記》，頁 81。

[9] 羊城舊客撰，張守謙點校，《津門紀略》，收入來新夏、郭鳳歧主編，《天津通志 ‧ 舊志點校卷（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頁 37。

[10] 戴愚庵著，張憲春點校，《沽水舊聞 ‧ 峰窩廟場》，收入來新夏主編，《天津風土叢書》，頁 105。此書為戴氏於 1930 年代在《益世報》上連載的專欄整理而成

[11] 大寺鎮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大寺鎮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 27、317、371；郭鳳岐總主編，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著，《天津通志 ‧ 公安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496；遲亞平主編，《西青區公安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頁 334。

[12] 我曾試圖向王村村委會申請獲得協議的詳細內容，但沒有成功，最後在村民的提示下於地方文人朱國成的博客中找到了此份協議書的全文內容，參見：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11450533_0_1.html 我曾請村裏的幾位老人幫忙查看這一內容，他們基本確定了內容的真實性，並且強調「我們村本來是不想這樣的，是國家要求我們把廟交出去的，沒辦法啊，政策規定這個廟啊甚麼的不許留在一個村手裏」；但在廟內 X 居士看來這是一場全新的機遇：移交使寺廟由一個非法的封建迷信場所變成了合法的宗教場所。

[13] 謝和耐（Jacques Gernet）著、耿昇譯，《中國五到十世紀的寺院經濟》（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頁 237。

[14] 受訪人：王村村民 C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村民們認為他們故意將角度拉偏可以改變廟宇的風水，從而使廟中的僧人出現問題，已達到報復的目的。

[15] 見峰山藥王廟的網站：http://www.yaowangsi.org.cn/news/，受訪人：峰山藥王古寺僧人 S；地點：峰山藥王古寺內；日期：2015 年 4 月 6 日。

[16] 王村村民能回憶出早年曾有巨大的白蛇在藥王廟大殿中活動，且被當做神靈膜拜，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2 日；但類似這種「五大仙」「四大門」的動物故事在華北的鄉村極為常見，參見李慰祖，《四大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楊念群，〈北京地區的「四大門」信仰與「地方感覺」——兼談京郊「巫」與「醫」的近代角色之爭〉，收入孫江主編，《事件 ‧ 記憶 ‧ 敍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 216-272。

[17] 在多次的田野調查過程中，只有 2013 年 10 月 16 日當天，第一次遇到有香客在廟內用餐，用餐的老太太告訴我：「吃了這裏的飯以後就再也不會得病了。」其餘時間我曾試圖留在廟內吃飯，但齋堂大門鎖上，沒人理睬，在每年廟會期間廟內會舉行「施壽麵」的活動，即以為藥王慶生的名義，免費為前來參加廟會的信眾提供麵條，此時是齋堂最忙碌的時刻。

[18] 圖一分別依據峰山藥王廟現在情況和《大寺鎮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369 所繪製成。王村老人也向我確認了圖像的真實性。

[19] 受訪人：遊客 T 大娘，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5 年 6 月 6 日。

[20] 村民表示「甚麼年頭辦廟會，要看年頭怎麼樣，除了廟裏和尚，我們周圍村子也會跟著出錢，年頭不好沒有錢，就只能算了。」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人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

[21] 廟會期間前來的遊客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王村及其附近的居民；二是雖然不住在附近，但是上年紀的，早年間曾聽聞過峰山廟的，這其中也有相當一部份人是佛教徒，多是住在大悲院等地並聽聞峰山藥王廟的廟會；三是居住在廟宇附近的外來者。受訪人：遊客 M 小姐、L 小姐、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5 年 6 月 6 日。

[22] 受訪人：香客王爺爺夫婦，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5 年 4 月 6 日。

[23] 北塘即位於天津沿海地區。

[24] 在廟內幫助廟會工作的人多為峰山廟的佛教居

士，而在外參加巡遊的多為周圍村莊的老人，他們主要負責抬轎、維持秩序。受訪人：抬轎老人 Y，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時間：2015 年 6 月 14 日。

25 只有捐獻特定的數目給水陸大法會的居士，或平日捐錢最多的善信，才有資格參加藥王誕當天舉行的一系列活動。

26 受訪人：看護寶撵的兩位居士，地點：峰山藥王廟門口，日期：2015 年 6 月 14 日，這兩位都是北塘娘娘廟的居士。

27 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等，地點：王村老年人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

28 資料來源於廟中所立宣傳牌。

29 受訪人：廟內僧人 A，地點：峰山藥王廟內，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A 告訴我，他並非廟中的常駐僧人，而是為了幫助做水陸法會從浙江某寺被接來交流的，僧人 A 毫不避諱的告訴我，廟會期間的各項活動能為廟內帶來上百萬的利益，這其中的一部分要在結束後分給王村村委會。

30 這些不滿來自各方面，有村民認為僧人搶佔了原本該是王村集體的巨大財富，還有村民認為廟中僧人道德極有問題，他們認為有德行污點的神職人員可能會污染廟中神靈的靈驗，此外，廟中僧人為了發展旅遊，將峰山藥王廟的歷史強行追溯至唐初，編出許多關於廟宇的傳說，這種行為已經得到了政府的支援，但這種宣傳也令一部分村民反感。

31 唱《藥王讚》的僅為太上門，其內容如下：藥王藥聖普濟真君 / 十大名醫現真身 / 藥治有緣人 / 菩薩摩呵咤；受訪人：王村村民 Y 大爺，地點：王村老年人活動中心，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圖三、2015 年廟會等待中的天后寶撵



圖五、2016 年廟會正在被拆除的藥王轎撵

游泳雜憶

布裕民

一、前言

日前，舊學生潘淑華送我一本她的近作：《閒暇、海濱與海浴——香江游泳史》，拜讀之下，勾起不少兒時游泳的回憶。為酬謝她的雅意，決定寫一篇文章，把兒時游泳的瑣事記下，作為她著作中片段的佐證。所記諸事，已發生在一個甲子之前，或已近一個甲子，全憑記憶，並無考證，亦不辭蕪雜之譏，兼記平日所思所想。

二、一張舊照片

我小時住在何文田。那個時候，何文田並不是豪宅區。相反，那裏是一個徙置區 (Resettlement Area)，是安置 1950 年九龍城寨火災災民而建的平房。何文田是一個三面環山的盆地。這個盆地有三條道路與外界相通，一條是現在的培正道，連接窩打老道，一條是現在的公主道，連接亞皆老街，一條是現在的衛理道，連接京士柏。當時人們認為何文田正面的通道是培正道的一條，因為往旺角、油麻地、佐頓、尖沙嘴、九龍城的巴士，都是經過培正中學門前的。我住在那裏的頭幾年，道路尚未有街名，亦未鋪上柏油路面。正對著培正道的山，我們稱為後山，全是木屋，在那個年頭，住屋在香港是一個大問題。我家住的地方，是在盆地中央，是一列列的沙磚平房，這裏比後山的木屋安全得多。在我住在那裏的十多年中，見過後山發生過幾次大火災，火勢可用「烈燄衝天」來形容。

我們居住的平房，面積大約二百呎，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廁所，在所謂廚房的地方，只有一個去水口，通往屋外的明渠，所有生活污水，便是通過這個明渠，流過一家家人門前，流入培正中學旁邊的大明渠，然後沿窩打老道的明渠，流到旺角海旁入海。（後來通了電，全屋的電燈，加起來不足 100W，連現在一個燈泡也比不上。用稍大一點電量的電器，便立刻「燒灰士 (fuse)」（燒斷保險絲）。到這個徙置區被拆遷的時候，仍是沒有水、沒有廚房的。

在我們這個「門前流水尚能西」的房子裏，家徒四壁，用來「補壁」用的裝飾，除了日曆牌、月份牌外，還有一個鏡架，裏面放了好多張照片。那個時候，要拍一張照片，並不容易，更談不到放大照片，因此，一張張 120 底片印放的照片，無論是全家福照，或是生活照，都擠在一個相架中。其中一張照片，便勾起我的「游泳雜憶」。

照片中是三個小男孩，站在一隻小艇上。一個是我，一個是我哥哥，另一個較大的男孩，我們叫他昌哥。昌哥是我們住在九龍城寨時的一個街坊的兒子。這個街坊是一個寡母，帶著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在城南道經營一間涼茶店。這張照片應該是我還未到四歲時，有一次，父母和昌哥一家人到荔枝角海灘玩時拍的，那也許是我父母唯一一次帶我們到海灘遊玩。對於這次到沙灘遊玩，我完全沒有印象，所知點滴，都是父親偶然提及的。昌哥日後和我們沒有聯絡，但那寡母則一直有聯絡，直至她過身。她可算是一個很重義氣的婦人。我們只是街坊，父親如何和她相識，我一無所知，相信只是父親常常到她的店喝涼茶開始的，但在我家遭大火焚毀後，一家五口，住在她的店裏好幾個月，直至我們被徙置，遷往何文田為止。

三、第一次偷往游泳

一張舊照片，說明我父母也曾帶我們到海灘。但在我的記憶中，父母是強烈反對我們到海灘玩，絕對禁止我們去游泳的。現在回想起來，不應該怨懟。試想，在完全沒有假期觀念的年代，一年到晚沒有幾天放假，那會有甚麼現代所謂「家庭日」的念頭。他們既然不能，也不會帶我們去游泳，而

游泳又是帶有一定危險性的活動，唯一的辦法就是禁止，而禁止的辦法便是體罰。但是，處於適宜頑童生活的環境，加上頑童的本性，禁止是禁止不來的。父母不讓我們去游泳，我便偷偷去游。

記得第一次偷偷去游泳，距離上文說的舊照片所記到海灘之事，已有五六年了，大概是十歲左右罷，但場景竟然又是荔枝角海灘。

那次，約了兩個同學，準備去游泳，但絕不能告訴父母說是去游泳，因為這是絕不允許的。我只訛稱是學校旅行。我準備早上去，下午四五點鐘才回家。那個時候，父母都外出工作，家中有一個老工人看管我們，中午不回家吃飯，算是一件大事，得有充分理由讓父母允許。（老工人的故事，有機會再談。）

心裏早知是去海灘，是去游泳，便得有所準備。首先，游泳褲是必需的。從看的畫報中，知道除游泳褲外，在沙灘的人，好像都披一條大毛巾。這兩樣東西我都沒有，便得準備。那時候，哪有錢買游泳褲。我找到一塊藍斜布（斜紋質地較厚的布料，多用來造校服的長褲），央求一個會車衣（裁縫）的男同學替我縫製（他是我六十多年來仍維持著友誼的朋友，故事容後再談）。他一看那塊布，便說太小了，不夠造一條褲。不過無論如何，這條褲是造成了，合不合身也不顧得了。大毛巾是無法獲得了。那時家人每人有一條洗臉巾，較小，一條洗澡巾，較大，都掛在那既是廚房，又是浴室的牆上，那會有甚麼浴巾？那麼，就拿那條洗澡巾，將就著用了。

由何文田往荔枝角，是要由公主道（那時還沒有這街名，還沒有鋪上柏油路面，那街名是某年瑪嘉列公主訪港後才有的）走往亞皆老街，乘坐 6B 路線巴士。這是一段不短的路程，我當時真有遠道出遊的感覺，並不單是偷偷去游泳了。荔枝角海灘就在荔園（當年著名的遊樂場）大門對開。那時還未有美孚新村，亦未有荔枝角大橋，到那裏海浴的人很多，有游泳的、有曬太陽的、有划艇的，算是一個大眾化娛樂消閒的場所。

當時我不會游泳，只到海水中泡水，在水中拾貝殼，還躺到沙灘上曬太陽。當時我是興盡而返，而就是最後那個活動，使我受盡了苦，至今難忘。

那個時候，我沒有曬太陽會被灼傷的常識。試想，由上午至下午，長時間暴露在烈日之下，甚至躺下來，趴下來曬太陽，會灼傷到甚麼程度！那天晚上，爸媽一回家，瞧我臉上一望，無由抵賴，定是偷偷去游泳了，因為滿臉曬得通紅，便受一陣好打。但最痛苦的時刻還沒有來。

第二天，肩膊和背部開始疼痛。那疼痛的程度，真是不可言喻。給別人用手指輕輕一戳，接觸點便像火灼般刺痛，真不知是第幾度曬傷了。跟著起水泡、脫皮，到長新皮的時候，又奇癢難當。這個苦，最少受了兩個星期，才慢慢復原。

這次到海灘，我也有一點收獲。在拾貝殼的時候，拾到一隻瑪瑙貝（cowrie），還是活的。當時我不知道是活貝，回家後把它藏在衣箱裏，過了一兩天，腥臭的液汁沾上了衣服，又討來一陣好罵，但這個瑪瑙貝殼卻讓我珍藏了好一陣子。亦由這小事，可見當時荔枝角的海水，仍能養活著許多水生動物。

四、大環海灘挖蜆

「不打不成鋼」，雖然偷偷地去游泳會招來好打，但仍阻不了我到海灘玩的念頭。

潘淑華在她的著作第 26 頁中寫道：「喜愛到大環灣游泳的不只是西籍居民，也有華人，華人泳客對大環海浴場情有獨鍾，因為除了游泳，還有另一餘慶節目——拾蜆。」並引《非非畫報》一篇文章所寫「游泳既畢，坐於沙灘，以指撥沙，揀拾蜆類尤可盈筐而歸，烹調弄食……」她所寫確是實錄。

由何文田往荔枝角海灘，路途相當遠，但往大環海灘，則步行可達。那個時候，步行半小時至一小時，算是等閒的距離。由何文田，攀過後山，便是土瓜灣。再由土瓜灣往紅磡方向走，走到海邊，便是大環海灘。

往大環挖蜆，是友儕們經常談及的話題，終於，我也得償所願，去挖了一次蜆。我們踢著拖鞋，拿著一個水桶，便可去挖蜆，連最起碼的車費和入場費也不用。記憶中，大環灣的沙是黃色的，顆粒並不幼細，挖下去，可能還是黑色的淤泥。挖蜆的過程，並不如《非非畫報》作者所說「坐於沙

灘，以指撥沙，揀拾蜆類」，事實上要視乎水漲水退。水退時，可能可在沙灘上「拾蜆」，但我的經歷，卻是站在淺水中，在水下挖開沙泥，摸索蜆隻，所以友儕們都說「摸蜆」，不會說「拾蜆」。運氣好時，可以摸到「蜆竇」，在同一位置，一口氣可摸上數十隻，大小不一。所以「盈筐而歸」是可能的。

讓我印象最深的，還不是「拾蜆」、「摸蜆」或「挖蜆」，而是「吃蜆」。那次挖蜆時，朋友便慫恿我吃蜆。在那群人之中，我是「初哥」，拿著那緊合著殼的蜆，確是無從下手。只見那「帶頭大哥」，挑出兩隻較大的蜆，在海水裏洗去沙泥，一手一隻，說時遲，那時快，兩手一拍，兩隻蜆殼隨手破裂，肥美的蜆肉便呈現眼前。跟著在海水裏略沖一沖，便把蜆肉放進口裏。我依樣葫蘆地吃了一兩隻，那入口鮮美的感覺，在我日後每次吃生海產時，都拿來比較，沒有一次是可以比美的。但是，現在我不會再用這種吃法了，常識告訴我這是極不衛生的，但那時，卻沒有聽說誰這樣吃蜆而病倒，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正應了中醫常說的那句話：「正氣內存，邪不可干」，那時的野孩子們，個個都身壯力健，等閒不會病倒。這樣吃東西，是現在的「公主」、「王子」和「怪獸父母」們不敢想像的。

至於那些帶回家「盈筐」的蜆，因要養著它們讓它們「吐沙」，怎樣烹調，怎樣享用，我是沒有份兒的，因為我仍是偷偷去玩，家裏是不知的，戰利品當然不會帶回家。

五、土瓜灣海心廟

另一個我們常去海邊玩耍的地方便是土瓜灣的海心廟。這裏不是海浴場，所以在潘淑華的著作中便沒有提及。那時土瓜灣海面對開，有一個小島，稱為海心島，島上有一座廟，叫做海心廟。我們往海心廟，是乘「11 號車」的。這是當時我們的術語，「11 號車」，便是兩條腿走路的代稱。從何文田攀過後山，抵土瓜灣，往海邊走便到了。在岸邊，有些街渡，接載遊人往返小島，收費一角，往小島時不收費，回程時才收費。

島上除一廟外，還有一形狀奇特的石，形狀像豎起向天的魚尾，因此稱為魚尾石。這石其實由兩塊大石組成，一厚一薄，薄的一塊像魚尾。兩石之間的間隙，可容身形細小的人通過。這島上還有一種美食，就是豉椒炒蜆，一角錢便有一小碟。

這處並不是海浴場，但往這島上的人，除參神的人外，遊人多下水遊玩。水底多奇形怪狀的石塊，那時我到海心廟，一大樂趣便是撿拾這些石塊，拿回家疊假石山，疊起來，具體而微，倒有太湖石的皺、漏、瘦、透的特點。

現在這地方，因填海的關係，已和陸地連成一片，變成海心公園，怪石仍在，但沒有了街渡，沒有了廟宇，沒有了炒蜆，沒有了四面的海水，「海心公園」，實在是名不副實了。

六、山澗暢泳

我這種偷偷去游泳的活動，持續到中學。小學的時候我入學得早，四歲半便開始讀小學一年級，十歲半便進入中學，那時讀的是位於九龍城龍崗道的樂善堂中學，這中學只辦初中，是中文中學。

當時我每天往返何文田和九龍城，用的又是「11 號車」，每天都是沿著亞皆老往九龍城走的。我的活動範圍便擴闊了，不再是何文田後山往土瓜灣那邊走，而是擴展到牛池灣一帶。

捉山坑魚是當時同學們熱衷的活動。捉魚的地點，便是牛池灣巴士總站往西貢方向，大概是現在井欄樹附近。就在馬路旁，便有水量充沛的山澗。捉到的魚，種類可不少，最為我們津津樂道的，便是紅劍和孔雀。紅劍分雌雄，雄性的尾部有「劍」，雌性的沒有，這是至今我仍記得的。孔雀顏色隨光線而變幻，像孔雀的翎毛，是一種鬥魚，在魚缸中會毆鬥。有時還捉到一些像蜥蜴的水生小動物。

在山澗中，有一些地方較為開闊，算是小水潭，這便是我們游泳的地方。地方雖說開闊，但也大不過一個小房間，水也不深，所以，所謂游泳，也不過是俯浮在水面，踢上兩腳，沒有姿勢，沒有速度，但是，就是在這種局促的水潭中，我學會了浮水，因為，除了浮水，還可以做甚麼啊！

這時，我捉到的魚，是可以拿回家裏養起來的，爸爸還挺熱心地張羅了一個小魚缸，可能因為我是中學生了，對我放鬆了一點，算是不明文地把

禁泳令解除了，而他也需要一點生活情趣，便養起魚來！

七、維多利亞游泳池

在從牛池灣游泳到往清水灣游泳之間，要先談維多利亞游泳池，因為我是在維多利亞泳池學會游泳的。不會游泳，便無法享受清水灣暢泳之樂。

潘淑華的書中提到「1966 年之前，香港政府只建了兩個公共游泳池，分別是 1957 年建於維多利亞公園的游泳池及 1964 年建於九龍仔的游泳池」，這樣看來，我到維多利亞游泳池游水時，那裏是香港唯一的公共游泳池了。

往維多利亞游泳池游泳，算是奢侈的行動了，因為要乘車往佐頓道碼頭，再乘渡海輪往灣仔，再加入場費。由灣仔碼頭到維多利亞游泳池，還要走上好一段路，但只要有得玩，些許艱辛是阻不了我們的。

當時維多利亞游泳池的入場費，大概是三角吧，記不清楚了，但有一樣是清楚不過的，便是沒有如現在般的分段時間收費。只要你進了場，便可一直留在那裏，玩多長時間也沒有人理你。我們很多時往那裏，是作竟日「游」的。

對一個只曾在海邊和山澗游泳的小子來說，到新式的游泳池游泳，是一件新鮮事。交了入場費進場後，便到儲物間。那是一個長櫃檯，長櫃檯裏面站著幾個工作人員，而工作人員背後便是一列列的儲物籠。所謂儲物籠，便是一個個用鐵絲網紮成的長方形的籠子，闊約一呎半，深約二呎，高約一呎半，分成兩層。下層是用來放鞋子的，上層則放衣物。有時兩個人的衣物是存放在同一個鐵籠裏的。儲放衣物時，工作人員會給你一個號碼牌子。有一樣特別的，便是你中途可用牌子去取自己的東西，然後再次存放。這個措施，便讓我們這些窮孩子有了「池畔野餐」的機會。

記憶中，維多利亞游泳池，是分為兒童池和成人池的。兒童池例必人頭湧湧，因此我們都到成人池玩，雖然我尚不懂游泳。維多利亞游泳池的成人池，一邊淺，一邊深，淺的一邊水深約四呎多，深的一邊達十六呎，是可供高台跳水用的。淺水的一邊，當然又是人頭湧湧，因此我們都到深度略高過人頭，水深約六呎的地方遊玩。這就是我第一次學會游泳的地方。

我們的玩法是，在水較深的地方跳進水裏。那裏水深已過人頭，所以是一點都不擠的。我們扶著池邊，用腳把自己蹬出去，然後游回來，這樣一次又一次地玩，漸漸便不怕水深了。較能游泳的同學，便嘗試打橫游過泳池，我們叫做「游橫塘」。那時是很少人游直塘的（標準泳池長 50 米），一個原因是「游橫塘」的人多，泳者是無法順利地游一個直塘的，而那時又沒有隔開泳道，讓人「練水」的措施。

一次，一個同學慫恿我游一個橫塘，我也躍躍欲試，他更答應在旁守護我，我便向著池的對邊游過去。因為不會呼吸，游至三分之二，便力不從心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並沒有慌亂，心中只是想，我站到池底休息一下，便繼續游下去，因此便停了動作，沉到池底。旁邊的同學卻慌了，立刻潛下水，從水中把我推起來，然後推啊推啊，把我推到池邊去。就是這一次，不知為甚麼，福至心靈，突然掌握了換氣的方法，游的時候便不再是「一鼓作氣」，而是可以一呼一吸了。能夠呼吸，游程便立刻加長了，游一個橫塘便不成問題，雖然游的仍是自創的蛙式，頭是昂出水面的，雙手雙腳是同時動作的，現在想起來，這稱為「水甲甴式」更為適當，因為游來游去，枉自勞苦，難得寸進。雖然這樣，這仍是一個飛躍。能夠游一個橫塘，活動的範圍便不再是淺水那個區域。我們都移到池的深水那一邊，那裏的人更少了，活動更暢快了。「落深水炸彈」是我們喜愛的一種玩意，那就是，在池邊助跑，躍起，雙手抱膝，臀部向下，轟的一下落到水裏，濺起大量的水花。「潛水」也是喜愛活動之一。現在想起來，潛下十多呎，大概是追求因水壓而至耳膜疼痛的快感罷！

剛才提到的「池畔野餐」又是甚麼一回事呢？原來我們要「暢游竟日」，便不得不準備午餐。我們在存放衣物時，便把食物藏在旅行袋中。到了午餐時分，便到貯物室，拿出牌仔，取回衣物，拿出食物，將衣物再次存放。把食物帶出泳池，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偷偷地進食了。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泳池行為守則，如「不准跳水」，「不准奔跑」、

「不准在非指定地方進食」等，都沒有嚴格執行的。

玩了一整天，人是疲乏不堪的了，回家時，仍得拖著疲乏的身軀，從銅鑼灣步行到灣仔碼頭，乘渡輪回到九龍。但最要命的並不是路程長，而是這段路所要經過的糖街，熟食小販攤檔林立，香噴噴、熱呼呼的食物，對飢腸轆轆的人，是何等誘惑。但阮囊羞澀，身上只有僅夠車資的幾角錢，只得咽著口水，急步穿過這些攤檔，向灣仔奔去。記憶中，沒有一次停過下來買東西吃，但那種渴望卻是清晰的。

與維多利亞游泳池有關的，還有一事可記。那時我已中學畢業（F5），憑會考成績入讀皇仁書院，那也是我第一次入讀正式中學。（我的求學經過，如有機會，另文再述。）開學沒多久，學校便舉行水運會，水運會在維多利亞游泳池舉行，這對我來說也是一件新鮮事。舉行運動會前，各學社(House) 的幹事便四出拉社員參加賽事。我是屬狄烈社（Dealy House）的。老實說，當時我也搞不清楚學社是甚麼一回事。當社幹事找到我，問我會不會游水，我便老實說會，就這樣，就編派我參加一項賽事——五十米背泳。他說能否得到名次沒有問題，只要參加，便可為學社爭取分數。這樣我便參加了生平唯一一次游泳競賽。

甚麼是標準泳式，我完全不知，也沒有練習，就在進行我參加的賽項時，跳下水，抓著起點的手柄，笛聲一響，一蹬腿，便用我的土法背泳朝終點「划」去。我的泳式是背朝池底腹朝天的蛙泳，現在姑且稱之為「反肚蛙式」吧。背向終點，當然看不到方向，因而游不成一條直線，這樣歪歪斜斜，終於游到終點，當然是包尾大籐了。那時氣喘也來不及，怎還有得失的感覺。這件事，是我在皇仁讀書時的一個小插曲。

八、銀線灣和大清水灣

回過頭來再說初中階段時的游泳瑣事。那時最喜歡到的游泳地點，便是大坳門一帶。本來西貢也有很多好玩的海灘，但我們都沒有去。那時去的地方，主要有三個，一是大埔仔、一是銀線灣，一是清水灣。

當時九龍城碼頭有兩線巴士，一線往西貢，一線往大坳門　（我們當時稱此地為大澳門）。兩線巴士都可以抵達大埔仔，因為下車的地方剛在兩線分岔之處。下了車，要走一段長長的山路，再到海邊，那就是我們玩樂的地方了。翻查地圖，當日我們玩樂的地方，就是現在香港科技大學所在地。那裏曲折的海岸，滿是大大的石塊，石塊之間，偶有小小的沙灘。我們穿著「白飯魚」（一種廉價白色的帆布鞋），從一塊大石跳往另一塊大石，從來不怕摔交。撲進水裏，手腳齊動地游泳，從來不計較泳式。這裏遠離市廛，亦少有遊人，是我們的世外桃源。我記得曾有夢想——在這裏建一所房子居住，當然這夢想是不會實現的了。

往銀線灣，便一定要乘往大坳門的巴士。這是一個著名的海灘，來游泳的人很多，夏日坐巴士來這裏，往往要排長長的龍。下了車，要走一段下坡路才到沙灘的。這裏沙滑水清，是很好的游泳地方，也略有沙灘設施，但這不是我們最喜歡到的地方。

我們最喜歡到的地方是大清水灣。（我們把銀線灣稱為小清水灣，清水灣稱為大清水灣。）到大清水灣，要坐車到大坳門，下車後，走一段山路，便到一個小沙灘。這沙灘後有一條小村，沙灘較狹小，所以我們都喜歡到大灘去玩。那時是沒有車路，連山路也沒有，往大灘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坐小艇。村民中有划小船接人往返大灘和小灘的，收費好像是一角。大灘的沙像粉般幼細，還是雪白的。水清澈得十多呎水深的地方，仍能見底。岩石旁還生長著珊瑚。我到這泳灘的次數很多，其中有一次壯舉，至今難忘。

剛才提到，來往小灘和大灘，只有坐小艇。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坐小艇往大灘，忽發奇想：我可不可以游往大灘呢？便對划艇的船家說：我們下水游過大灘，你划船跟著我們。當時下水的只有兩個人，其他人都坐在艇上。有艇跟著，而且這個海域的水是很平靜的，還有甚麼好怕呢，怕的只是怕自己氣力不支而已。結果，我用蛙泳，一下一下慢慢的，順利游到大灘。這個經歷至今難忘，因為我再也沒有游過這樣的長程了。小灘和大灘相距多遠呢？我沒有數字，在地圖上看，就是現在的「清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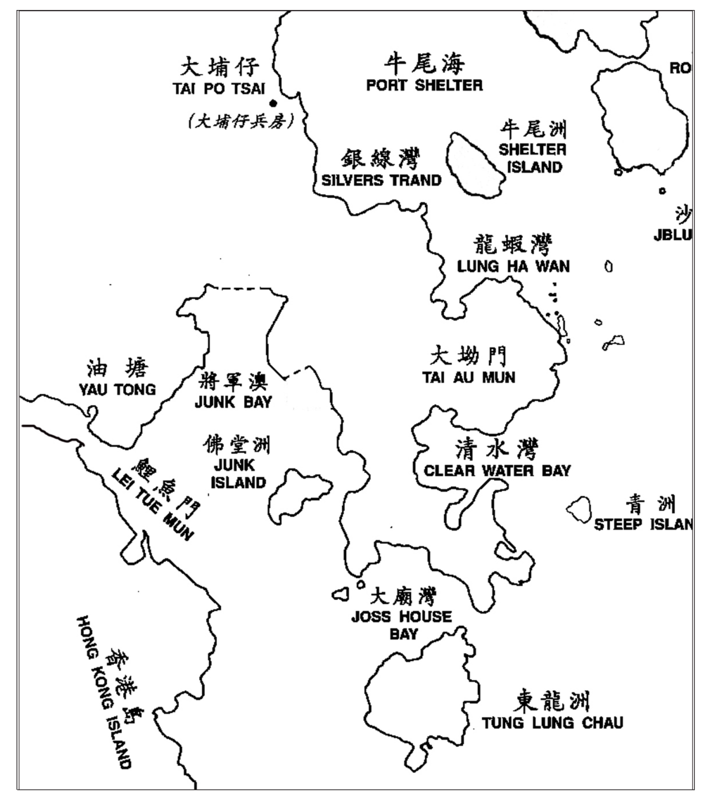
灣第一灣泳灘」至「岩下堂」的位置，看來也不近吧！現在，這兩個泳灘之間已有車路可通了。

九、後記

讀潘淑華的著作引發我寫了這篇蕪雜的文章。除了文中所記的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游泳的經歷，但已不是兒時的事了。我會游泳，引發出另一種經歷，值得一提。那時我已是教師，一次，在學校梯間，碰到新到任不久的校長周啟綸先生。他沒頭沒腦地問：「布先生，你會游泳嗎？」我答：「會」。他說：「那麼，你負責新成立的風帆學會吧！」年青時，還沒有學會怎樣推辭（卸膊），便糊裏糊塗當了風帆活動的導師。學風帆、教風帆、帶風帆、玩風帆，豐富了我的生活，那又是另一則故事了。



圖一、海心廟和街渡



圖二、大埔仔及清水灣位置圖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____

____

電話 (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十) 收稿地址：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